

【文化论坛】

穿越古今中外 探寻人间真诗

□袁忠岳

上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朦胧诗兴起,美学热复暖,李元洛的《诗美学》也就在此问世。此书1984年执笔,1987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立刻在众多同类著作中脱颖而出,好评如潮。台湾东大图书公司趁热打铁,在1990年2月抓紧出了修订版,而且一版再版。时至今日,影响犹在,余绪未消,人民文学出版社恭请作者再次修订补充后,于2016年8月隆重推出《诗美学》新版,足证此书经得起时间检验而能传之久远,不愧为“我国第一部成体系的诗歌美学理论著作”。

黄维樑先生在序中评价李元洛的《诗美学》时,用了龙学学者对《文心雕龙》形容的“体大思精”四个字,我很赞同。在我想象中,这部书更像一座诗美博物长廊,作者就是带领我们观摩长廊各展室的一名神采飞扬、口吐珠

玑的讲解员。长廊从入到出,共设有15个展室,就是此书的15章。它们是按照“诗人——文本——读者”这样一个诗歌生产流程来展示诗美发生流转变化的。其中每一章也就是一个展室。诗人与读者分别处于诗美流程的两端,前者决定诗美的发生与成形,后者决定诗美的接受与传播,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密切,不宜割裂开单独审视。故而书中用了三章来论述,即第一章“诗人的美学素质”,第九章“尊重读者是一门艺术”,第十五章“作者与读者的盟约”。它们分别占了首、中、末3个位置,构成全书主干,是长廊的主要展室。其余12章是就诗歌文本中的各种审美因素,分门别类,进行发掘梳理,是长廊的其他展室。

从主要展室看,第一章的副题是“论诗的审美主体之美”,诗美流程即由此开端。作者宣布:“我的诗美学,

就是想从‘审美主体’这一点出发,在没有终点线也没有边界的美学领域里,去认识诗作者这一个‘自己’,进而去探寻那无穷的诗美秘密。”文学主体性的主张现在看来很平常,当时却曾引起不大不小的争议风波。李元洛能较早地在其著作中触及这一敏感问题,并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看法,是需要有学术勇气的。他说:“我认为要突破过去思维的封闭性与求同性的状态,在承认诗美的客观性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和肯定表现诗美的审美主体的能动性,即诗美的主观性。”诗美的决定因素在诗人,诗人必须具有诗歌创作不可或缺的心理机制,如天赋、气质、独特的思维与感觉等,“诗的创作,需要写诗所独有的才华,即诗性思维与诗性智慧,需要艺术敏感甚至是艺术直觉。”“诗性思维”的提出富有创意,直取诗美核心,在书中不断闪现。什么是诗性思维呢?在李元洛看来,该思维具有“丰富多彩的脱俗的想象力”“对文字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高强的驱遣力”,它们来自个人的灵感、个人的直觉。

第九章虽然是“论诗的含蓄美”,看似从读者欣赏角度分析,实际的指向是诗人,指出诗人在创作时要考虑到

读者,既不能使读者无门可入,也不能一览无余,要留有空白,留有想象思考的余地,也就是要激发读者的“审美的再创造”。元洛不仅从古代典籍中引用许多含蓄蕴藉方面的论述,还用刚从西方导入的信息论和接受美学来解释这一古老命题,指出诗所传递的是一种“信息”,而“信息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互为条件的结果,是主客体共同创造的美学内容”。

第十五章是最后一章,从诗美流程说是到了末端,也就是读者对诗文本的鉴赏,可正副标题上写的仍然是创作与鉴赏之间的关系,确实,谈创作时不能不联系读者的欣赏,谈鉴赏时又怎能不牵连到诗人的创作呢?一方面“可以说,否认了读者的鉴赏,也就否认了创作自己本身”,没有读者的欣赏,诗的生命只能戛然而止。另一方面,读者的再创造又必须以诗人的创作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再创造就等于零。诗人与读者在诗的燃烧过程中谁也离不开谁。正因此,李元洛别出心裁地用“作者与读者的盟约”来界定二者的地位,说:“创造与鉴赏这一对互为对象的美学范畴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来描写,那就是:互相依存,彼此促进。”

弄清了诗人与读者的关

系,就可以关注诗文本中的美了,这就是其他12章的任务。这些展室是如何排列的呢?有无次序?我看是大体则有,具体则无,这怎么讲?从有序看,作者是按照创作时的过程,从内向外、由里至表地安排的,即:“意”(思想美、感情美)——“象”(意象美、意境美、想象美、时空美)——“言”(语言美、形式美),符合《周易略例》中说的“意以象尽,象以言著”的诗歌解剖学。从无序说,有些章节无法纳入上述范畴,只好额外单列,如“阳刚美与阴柔美”谈的是诗的风格;“通感美”讲的是诗的技巧;“自然美”专论古今山水诗;“中西交融之美”则就继承与借鉴发表看法。

读完全书,走出诗美博物长廊,我们心目中的真诗好诗也就渐渐成形了。它至少应该符合如下的基本条件:一是应有基于真善美之普世准则的对人生(生命、自然、社会、历史、宇宙)之新的感悟与新的发现;二是应有合乎诗的基本美学规范(鲜活的意象、巧妙的构思、完美的结构、精妙的语言、和谐的韵律)的新的艺术表现;三是应有激发读者主动参与作品再创造的刺激性。经过如此丰茂精粹的诗歌理论与实例密集轮番的碰撞,我们对此还有疑问吗?

【第三只眼】

由唐杰忠去世 想到相声最好的年代

□韩浩月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唐杰忠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5岁。唐杰忠居然85岁了?随即又去翻查他的合作对象,马季若在世已83岁,郝爱民78

岁,最年轻的姜昆67岁……这种感觉不对,明明想到唐杰忠的时候,浮在脑海中的形象,永远是四十来岁不到五十岁的样子,胖乎乎,满脸福相,脸上总是笑容满面的样子。

想到唐杰忠会想到什么?与他关联的,除了那张笑脸之外,恐怕就是“马季”“姜昆”“相声”“春晚”等为数不多的关键词了,至于他演出的经典作品如《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学唱歌》《着急》《重大新闻》等,谁还能清晰记得里面的桥段与笑点呢?

这是所有老一代艺术家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尴尬状况,有人记得他们的形象,有人熟悉他们的名字,有人能想到他们在舞台上的意

气风发——当一个包袱成功抖响,他和搭档不经意间从表情中传递出来的一点得意与满足感……就算是这些,也如一滴浓墨落在洁白的宣纸之上,慢慢地洇开,慢慢地淡了。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相声演员也可以归于艺人行列,但唐杰忠算什么样的艺人?说他是天桥艺人,显然不合适,他已经走出了天桥的狭小概念;说他是流行意义上的艺人,更不合适,因为在他身上寻找不到一点流行艺人的痕迹。他和他所在的娱乐时代一样,简单、朴素,娱乐就是娱乐,没有太多的幺蛾子。他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艺人的名字,在后面冠以“艺术家”的称谓,都很妥帖。

生活中的唐杰忠怎么样?少有人知道。他去世之后,关于他的家庭生活、他的人生曲折,几乎没有任何“料”可以挖,当然,在他当红的时候,全民八卦的风气根本没有形成。想到他就会想到相声,想到艺术,想到人品。

说到人品,唐杰忠与姜昆合作了小20年,一次脸没红过,一次架没吵过,台上相

互调侃,台下相敬如宾,人品与艺品相得益彰。这么说来,唐杰忠就是老版的于谦呀。对比之下,于谦过得更不容易些,郭德纲经常在外面惹出口舌之祸,记者避免不了去让于谦发表观点,但这多年以来,于谦没有说过一次错话。于谦的品德,显然是从唐杰忠们身上继承来的。

相声最好的年代,就是唐杰忠、马季、姜昆红火的那十年。他们不是电影明星,受欢迎程度却要大于电影明星,他们比电影明星更多地出现在观众与听众那里。他们用相声为观众解乏、出气儿,却从不向观众索求什么,没有天价出场费,也不随便跨界到别的娱乐领域挣钱,用相声界的老规矩约束着自己,如果说相声是门祖业,那么唐杰忠和他的朋友们算是把这门祖业发扬光大但又没让祖业变形走样的一代。

唐杰忠去世,很不适合用“一个时代结束了”这样烂大街的语句来形容,因为相声时代早就结束了。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在娱乐平台、娱乐方式多到泛滥之后,在人

们的娱乐重心全面转移之后,相声就渐渐枯萎了。郭德纲刚火的那几年,“复兴相声”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现在看来,也不过是相声的一次回光返照,他的弟子们在综艺节目中说的那些相声,看着很是令人尴尬。相声曾回光返照过,但“相声已死”却早已成为事实。

侯宝林、马三立去世的时候,已经是相声界“大师谢幕”的标志性事件。精神领袖走了,相声界就乱了。亏得尚且掌握相声界权力的那老哥几个,在乱象发生时还知道拉扯门帘,尽力不让家丑外扬。相声界所受到的冲击,其实和娱乐业以及其他行业领域所受到的冲击是一模一样的,单独要求相声界守住阵脚,底线不乱,说实话也是奢求。

唐杰忠去世,除了那些记得他的观众会感谢当年他带来的欢笑与陪伴,对相声界会有什么影响?恐怕不会有任何触动。相声创作与表演,已经是铁板一块。标志人物的离世,会让相声在娱乐的水面之下继续下坠,最终坠到一个谁也看不见角落。

【书市观潮】

《人类简史》 是怎样被“山寨”的

□杜浩

“我居然读了一本假书……”一位买到《人类简史——我们人类这些年》的读者如此感慨。对这本书的大量吐槽出现在豆瓣等平台,此书在豆瓣评分低至2.5分,并被打上了“山寨”字样。

这本《人类简史》,2016年5月出版,作者署名“亚特伍德”,腰封标红并加大加粗的

推荐语是:“一部让你大开眼界的奇作!”然而,真正让读者“大开眼界”的是,这本书山寨了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在各大图书销售网站上,山寨版《人类简史》与“正版”出现在同一页面或相邻推荐位置,且封面设计非常相似。大量读者被误导,购买之后看

到内文,才发现这是一本“骗钱的山寨书,还不如百度百科加中学课本”……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是生于1976年的以色列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作品。这部书在2012年出版后,受到世界学术界瞩目并很快被翻译为近30种文字,畅销全球。中信出版社在引进版权后,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印行了前后两版,销量已突破百万册,成为现象级畅销书。

山寨版的《人类简史》不仅仅抄袭了书名,更重要的是内容粗制滥造。书中大段文字是对百度百科的简单改写,只是通过语句调整规避重复率。作为一本历史读物,全书没有任何史料考证和注释。最终的

参考书目简单罗列了7本国外史学书的中译本,其中还包括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该书作者“亚特伍德”的名字颇具迷惑性,听着像是外国作者,实际上却是中国的一位职业写手。

一本研究人类历史文化的著作,需要具有独特的、深刻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批判的眼光,还应体现文化精神和积极探索真理的精神,表现出严谨的学术精神、可贵的求知精神。山寨版《人类简史》根本没有基本的文化和学术品格,却通过职业写手“攒书”,代为发行,买卖书号,“刷榜”,采用规避法律的手段流到了图书市场。

目前,在图书出版市场上,只要某一本畅销,随即

就会出现无论是书名还是封面都极相似的“双胞胎”“多胞胎”图书。“山寨图书”多以畅销书为拷贝、复制的目标,它没有精心的图书策划,没有对知识产权的法律敬畏,更谈不上文化的原创动力,仅仅是通过低投入,搭上畅销车的车,取得高额图书销售利润。图书出版专业人士指出,图书出版界出现的那些“山寨图书”,有的不仅仅是跟风、复制,而是已经变成“赤裸裸的抄袭”。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山寨抄袭在业内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变成图书出版界的“潜规则”。这种复制、抄袭、跟风、粗制滥造的“山寨图书”如果泛滥不止,对我们的图书出版、阅读生活、文化创造带来的只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